



你好， 北京电影学院

郁雯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你好， 北京电影学院



郁雯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北京电影学院 / 郁雯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54-7935-8

I. ①你…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9609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长 岛 马海云

责任印刷：左 怡 包秀洋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96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版次：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0千字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斯坦尼康制造的风 / 001

第二章

光影中的脸 / 044

第三章

摄影机围困的墙 / 091

第四章

递过来的道具——花 / 112

第五章

说出胸腔里的台词：蓝 / 177

第六章

有关追溯的一部电影：《门》 / 219

第一章

斯坦尼康制造的风

一阵风把我刮进了北京城。灼热的阳光下偶尔会刮来一阵阵风沙，增添了我来到这个大城市的沮丧和忧虑。当北京电影学院的门匾映入眼帘，我仰望着它，一块块石头拼接的褐色墙架流畅华美，极富艺术感——在我后来的记忆中，那意识流的墙架会变幻不同的颜色，有时是青色的，有时则呈现微微的红色。“北京电影学院”，六个振奋人心的字就嵌在里面，不显得张扬，却气韵万千。我站在这六个字的下方，身旁是陪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才四十多岁，她的心情在此时无法很好地形容，她处于即将远离唯一的女儿回复到独自打发漫长空余时间的关键时刻。（我的父亲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无法发挥作用。他是一个极富魄力的探索者，总是捣鼓着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之类的电器，力图改造成别的结构增强新的功能。这几年他终于有机会捣鼓起一个国企的小厂子，他一头扎了进去，像一条恋水的鱼饥渴地实施着他的改革计划，不再顾及其他——包括母亲和我。）母亲在“北京电影学院”这六个高高的金色的大字照耀下，显露出恍惚的神色。她爱莫能助的手臂仿佛只可以伸展到这么长——将自己的女儿送

进电影学院后的第二天傍晚，她便要坐上回家的火车。

母亲看着我穿上整套的迷彩服，戴上迷彩军帽，坐在正对电影学院大门的空地上。一大群新生围坐在我的身边，他们的年轻与我的年轻面面相觑。这是入学的第二天，我忍受着即将和母亲分离的多愁善感的低落情绪，在暑热的逼迫下，使劲地饮用着青春的孤独和痛苦。这一年，我十九岁，没有长时间离开过美丽的家乡。我的孤独和痛苦正是被青春压榨出来的，就算不承认，但事实上我已经陷入了广阔的大城市和骄傲的电影学院的双重围困之中。我瞬间就迷失了。这种迷失没想到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群和我差不多年龄的新生中，我居然无法抑制地大哭了起来。我的面前是一网兜的随身物品：脸盆、毛巾、牙刷牙膏，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我回头去看送别的母亲，她和班主任老师站在一起，眼睛红红的，估计是受到了我不争气的眼泪的传染。而她真正的情感释放，将会再延迟几个小时，当她在旅馆里做好退房的结算，当她坐上黄色面的驰向火车站，当她听到火车的鸣笛声之后，火车有节律地往前移动，她心里的一条若隐若现的情感毛毛虫在胃部开始穿梭，终于导致了突然而起的连绵不断的嚎啕。边上的旅客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围拢在她的身旁，不明原因地安慰着她。而当她向好心的旅客说出了真实的原因时，他们就开始笑话她了。

“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多好的事啊，你哭什么啊，应该高兴才对嘛。”

“就是嘛，多少人想上都上不了呢。”

“哎呀，大姐，我可不是说你，为了孩子的前途，你感情这么脆弱，对小孩可不好。”

“行了，行了，开心点，如果我的小孩这么有出息，我肯定在梦里笑得合不拢嘴了。”

母亲还是抽噎不已。虽然她终于拥有了独自的时间，并且可以在这样的时间里施展郁积多年的才能，但是今非昔比，她意识到自己的花样时光已经被岁月消磨殆尽，而她深爱的正处于花样年华的独生女儿也将离她越来越远——人生难道就是喜忧参杂的难题？她望着窗外，一遍遍重温着女儿的音容笑貌，等她终于从接近悲伤的沉溺中缓过神来时，她才发现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情感泛滥型的母亲，竟然把一桩喜事演练得如同一出悲剧般黯然沉闷。想到这里，她“扑哧”一下破涕为笑了。

此时，我已经到达了北京近郊的装甲兵工程学院，接受为期二十天的军训。在一大间屋子里，新入学的女生一个不落地全被容纳在里面了。放下行李，稍作休整，我们就被拉到一块空地上集合。男生女生分为两大方阵，女生方阵的班长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后来听说他是这个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这次带我们这支军训队伍，也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一个新任务。男生方阵的班长是个看上去精明强干的人，似乎比我们的班长年长几岁，他们俩私下交谈的时候，用的居然是家乡话，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小老乡了。

报到的当天，完全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军训的险峻。我还在断断续续地回味着和母亲别离的那一幕，像一个断奶期的孩童吮着手指头，形体却是一个成年人的模样。谁也不知道那间大通铺里究竟有多少个刚刚断奶的孩童，谁也不知道年轻的心灵各自是怎样的图案。火花？星星？雪片？如果是这样，倒是妙趣横生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尽力主宰着自己的小宇宙，但小宇宙还远远不够强大，一不留神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夜晚，这个与以往日子完全不同的夜晚，我小心翼翼地躺在上铺的床上，窗外的一轮弯月恰好照耀着我的床头，偶尔的窃窃私语声从

大房间的角落冒上来，像一层声音的雾气，一会儿就消散了。接着是均匀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像阵阵麦浪在黑暗的空气中摇曳。我难以入睡，像个警醒的守门人似的，而我的床头正好就冲着大门，我更加产生一种凭空悬挂的感觉。夜更深了，母亲温暖的气息被挡在陌生的门外，那轮弯月毫无节制地闪亮着，徒增了连绵的思念。我又哭泣了。直到下铺的女孩坐起身用握紧的拳头敲打床板，我才遏制着停止。过了几秒钟，一个脑袋竟然在我脸庞的右侧晃动起来，我吓了一跳，她就是下铺，和我同是表演系的同学，这意味着她将是未来大学生涯的同学，我至此还未看清她的面貌，毕竟这两天我被陌生的刺激搅得完全找不到北了。她叫顾青青，高个子，丰满性感，对于性感我当时的认识就是有两瓣厚嘴唇。顾青青读懂了我睁得无比大的眼睛语言后，轻轻地一笑，“别怕，是我，你老是哭，我根本就睡不着。”我还是瞪大眼睛看着她。“对不起。”她说，“没事。我本来也睡不着，她们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你为什么哭？”月亮的光亮照到我的鼻尖上，我晃了晃脸蛋：“说不好，就是想哭。”她不再问什么，缩回脑袋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她在下铺重新躺下来，辗转反侧的响动对我的失眠是个小小的支持，她也就像是我失眠的共享者了。

天还未亮透，我们就被叫醒了。纪律严明的一天开始了！整理内务、站军姿是一天主要的内容。我把军用被子叠得饱饱胀胀的，还留有很多褶皱。班长把被子抖散了，让我重新整理。我的视线掠过周围的女生，她们规矩地站在自己床铺的旁边，一声不响地站立着。我攀登到上铺，像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一座艰难万分的大山，幸好没有掉落下去。我一面想着如果掉下去的话，众人定会哄然大笑，一面赤红着脸，心惶惶地折叠着被子。班长为了转移众人的视线，就去指导别的女生出现的纰漏。等我大功告成的时候，班长显现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差点让我背过气去。他的剑眉纠结到一块，鼓起一个小疙瘩，长

方形的脸上写着无法理解的硕大问号。我对自己的笨手笨脚充满了羞愧，班长说：“你再练练，看看别人怎么叠的。今天先这样吧。”我侥幸逃脱，回到队伍中，向食堂进发。早餐完毕，接下来是在烈日炎炎之下站军姿，一站就是几小时。我向操场边上浓茂的香樟树投以求援的眼神，很有点望梅止渴的意思。说实话，当年的夏末远没有如今的夏天这么闷热难缠，偶尔还会透露出丝丝初秋的气息，但即便如此，站在骄阳下经受肢体严格的统一训练，还是很大的考验。

艾子琼是第一个因为站军姿倒下去的女生。艾子琼娇小玲珑，白皮肤上的青血管依稀可见，她就站在我的身旁，她一倒下去，我就蹲下去扶她，她的青血管在那当口有些疹人。班长一个箭步冲过来了，别的女生也都围上来，另一方阵的男生们则齐刷刷地望向我们这边——那些年轻的脸庞是如此相似，甚至于难以分辨。班长赶忙把艾子琼搀扶到香樟树下，我们跟随着过去。艾子琼醒过来了，她不知身在何处似的望着前方，还伴随着一小阵咳嗽声。班长说你们是太缺少锻炼了。听到归队的哨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树荫的庇护，艾子琼却扯了一下我的手，我回头看她，她向我眨巴着眼睛，里面有一簇狡黠的色彩在跳跃，我顿时明白了：艾子琼是在演晕倒，她演得还真不赖。演员艾子琼后来的大红大紫，可能出自于她对演戏的强烈热爱，她在各个场合都磨炼着自己的演技，炉火纯青是迟早的事情。虽然那时她还乳臭未干，但因时制宜的态度和因地制宜的方法已经开始成为她制胜的法宝。她就这样留在了香樟树下，尽量收敛着喜悦，斜睨着汗淋淋热乎乎的我们。

第二天，艾子琼还上了黑板报的表扬专栏。她的晕倒事件为她第二天的努力表现埋下了伏笔。再次站军姿的时候，她依然显得娇弱不堪，白皮肤上的青血管像一道道绽放的疤痕，可她咬紧牙关，用坚定的眼神注视着前方，间或做一回几欲晕倒的痛苦表情，当班长询问她

的情况时，她说：“我能坚持。”因此，一样的站军姿，艾子琼就格外地不同，因为她有前一天的状况在打底，所以她的坚持也就格外触目了。艾子琼回到寝室，脱下帽子，蓬松的头发倾泻而下，她就睡在顾青青的斜对面，我在上铺，刚好与她的床铺拉成一条对角线，我怔怔地低头看着她，她兀自冲着镜子梳理头发，然后把长发编成两条油亮亮的辫子。她向上瞟了一眼，看到我在看着她，不疾不徐地展开笑颜，一如应对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当然，这似乎也不严重。

军训的每一日都会出现一些小波澜。譬如男生不小心闯入了女生的盥洗室，而正在用温水擦拭身体的女生，也是我们表演系的同学，没有惊叫出声，等到男生惊慌地关上门逃离后，她继续纹丝不乱地擦洗着身体，浓烈的汗水味道没有让她失去对镇定的控制。她回转到寝室的时候，女生们已经提前得到了从楼道上流窜过来的风声，好奇心使得她们想要得到她的正面回应。她叫郑典，小麦色的皮肤，瘦高挑的身材，腰身细得惊人，两排细碎的牙齿，在尖下巴额的衬托下格外崎岖不平。她走起路来，小腰身一摇一摆的，夏风都被她撩拨得如同春风了。而她恰恰不是个待在春天里的人。对于女生们饶有兴趣的提问，郑典清风拂面地说：“我又没失去什么。”女生们愣住了，她成熟的语调使得录音系的女生顿时陷入了语无伦次的境地，“那，那他，他没，没什么，没看见吧？”郑典一字一顿地说：“怎么了？你们还想发生强奸案啊？”女生们只有散开，郑典的短发闪着凛冽的光，像月色下水波的反光。而那个真正受到惊吓的男生，倒是有好一会儿惊魂不定，他向别人解释：“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那么快，我怎么可能看见什么嘛？”

我计算着日子，时间滑过了十多天，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最害怕的是晚上的紧急集合，那可是对我幼小心灵的一次次坚硬的考

验。这样的临时性考验，往往发生在深夜，也就是凌晨两三点左右，随着一声尖锐哨声的鸣响，我们得迅速地翻身而起，包裹好被子枕头，然后捆绑在身上，还不能忘记穿戴整齐。时间很紧迫，几分钟的光景，就得恢复到头脑清晰，还要明确夜间集合的任务。我笨手笨脚的毛病是个陋习，在此时就发挥得淋漓尽致。那真是挫败人心啊！记得有一次，我拉在队伍的最后，离队伍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后背上的包袱竟然一下子松脱而出，彻底瘫软到沙地上，我左右顾盼，无人解救，深蓝色的天幕对我做出滑稽的怪脸。我坐到地上，对于十九岁的自己完全没有了把握，而且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差劲。我被忧伤的情绪掌控，索性躺倒在地面上，望着天幕上的星星，思维进入了似真似幻的梦中，猛然间感受到一种无拘无束的快感。班长从前面折了回来，他从上面俯视着我，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难道有人私自闯入我的梦乡？

“郁金香，你在干什么？你以为还睡在床上吗？起来，赶紧起来。”班长的语气微微愠怒，他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我的羞愧再次泛滥得无以复加。

对了，我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亲爱的读者，这里插一段自我介绍：

我叫郁金香，这个名字是外祖父给我取的，外祖父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因而外祖父承继了上辈的优良血统，也擅长舞文弄墨。我的出生过程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这里不再细表。话说外祖父慎而又慎地对我的名字经过了好些日子的否定再否定，终于将最后落定的一个名字放到我父亲和母亲的面前。郁金香，就这个名字吧，女孩子做艺术这一行现时代还是蛮吃香的，这个名字很合适。外祖父看来真不是一个守旧的人，竟然直接就把我的前途和艺术挂上了钩。接着，他还不忘补充一句：“一定得连名带姓的叫，才好听。不带姓叫名字，金香，会显

得土气的。”我很喜欢这个外祖父取的名字，很庆幸自己是这个名字的主人，就像我是郁金香花卉的代言人似的。即便如此，外祖父取名字的时候，也没有预想到我从事的艺术类别竟然是表演，演员这个职业终归让他感觉是不着边际的飘渺生计。当我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时，整个家族上下一片静默，似乎祝贺的心情与对我未来的不确定在相互对峙，以至于分不清是欢欣还是担忧。我受到这种静默情绪的感染，也惶惑起来，直到在斯坦尼康制造的大流动效果中，被一阵风送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第一堂课上的就是军训课。

拉回来说夜空下被班长拉起身的郁金香——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又是一阵风让我恢复了理智，那阵风里悠悠荡漾着初秋的清香，清香里还注入了凌晨的新鲜活力。我抛开了窘迫，蹲下身去整理包袱。班长没有乘胜批评我，他也蹲下身和我一起拾掇散乱的被褥。再次把包袱背在后背上，班长领着我向前追赶。在一片黎明的宁静中，我侧身望了一眼身旁的班长，他年轻的脸庞正好也转过来，我发现他的印堂开阔，清澈的眸子里没有一丝杂质，像两汪干净的湖水。他略带鼓励地抿了一下嘴，我完全醒过来了，突然间感到生机勃勃。这时，我看到大部队在晨曦中的影像了，“一二一”，“一二一”，我在心里打着均衡的节拍。

军训期间最难忘的一次训练，是卢沟桥急行军。对于整个卢沟桥急行军的内容，最清晰浮现于我脑海的恰恰是仰望暮色中的天空慢慢变黑的过程。而在记忆中，我始终站在雕刻精美、神态鲜活的石狮子旁边。历史的天空由亮转暗，并渐渐地靠近我，直到我感觉得到天空的呼吸，它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从古至今地呼吸着，我的呼吸也一点点地糅合进去。后来月亮升起来，像天空中的一枚浮雕，月亮的玲珑凸显让我仰起的脸布满了圣洁的光辉。这一幕深深嵌在我的心

里，使我忘却了急行军挪动中的点滴轶事。多年后女同学卢奇玮就这次的卢沟桥演练，披露了我当时的糗事。她说回程的路上，只有我和艾子琼因为体力不支坐上了后面跟随的军用卡车，军用卡车设有左右两排座椅，后面有一块挡板，坐在上面的我，应该可以看到同学们在前后左右行走，可是我全都忘记了。女同学卢奇玮对我的忘怀感到不可思议，她说当时艾子琼在急行军的时候崴了脚，而我的状态特别蹊跷，我问怎么个蹊跷？她说我像是魔怔了，对着天空喃喃自语，还对她说脚下的石桥在摇晃，天空中的月亮也在摇晃，历史的容颜一幅幅地转换，像观看着黑幕中的海市蜃楼。我听着有些害怕，不相信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女同学卢奇玮的眼神不容我有一丝怀疑，我只能相信她说的话里一定没有虚假的成分。

离开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前一天，一直想要赶紧完成军训的我们产生了依依惜别的情感，在为我们举办的欢送晚会上，女生们终于从绿色包裹中脱颖而出，一个个都显得青春勃发。而男生们也显示出各自的特色，我这才发现他们的模样是各色各样的，不免对始终分不清他们谁是谁而感到好笑。一时之间，男生和女生相互望着，像是重新认识似的，有的还拿出军训期间的趣事开玩笑；有的故意转开身体佯装酷态，其实心是完全敞开着面对大家；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总也无法用准确言语来表达内心的感受。班长站在围绕成一圈的同学们的中央，突然间神色拘谨，低垂的眼睑下方有一圈淡淡的阴影，他像一根柱子般站立，在时间的往返中坚定地不挪动脚跟。我对他的关注使得我相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激流涤荡得东摇西摆，虽然他忍不住会流露出一丝悠远的孤独。此时，男生班的班长也进入到中心位置，他实在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他握住男生递过来的话筒，开始唱起一首劲爆的歌曲，他高亢抖颤的音色让我们欢笑不止。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朗诵电影片段，我们全体站在装甲兵工程学院这架飞行物的

羽翼上。飞机通过缓慢的滑行，加速了动力，飞奔起来，疾速的风儿吹起我们的头发，普照的光芒充盈着我们的心灵，飞机在拉升——我们即将开始真正的飞行，到达的站点是北京电影学院。

当我从一个普通的早晨醒来，朦胧中，依然感到这个早晨与以往很不相同。我听到外面传来悦耳的音乐、参差不齐的朗诵声，它们或高或低地活跃在空旷的场地上方，我甚至听到了回声。就近的小范围里，有些细碎的声音在打破空旷的格局，使得这个早晨显得通俗易懂。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心里升腾小小的欢呼声，这是电影学院的第一个早晨，我在上铺的床上体验着崭新的感受。窗外练嗓子的声音更加清晰了。

“耶、呀、嘿、嚯……”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

“没有余地的一条通道，只有往前，往前，往前走。”

顾青青已经穿好了运动服，不长不短的头发散乱在肩头，脚上的那双运动鞋冒着荧光。艾子琼和郑典已经不见了踪影。懒散的我不得不一跃而起，用军训期间训练的高效率完成个人内务，在楼梯口几个转弯，直冲大操场。在一楼的拐角，侧斜着撞上一个男生，根本来不及了解他是谁，一晃眼倒是眼熟，估计也是新生中的一员。他不疾不徐，用不愠不火的音调提示我：“我们都练完了，嘿，你倒好，才下来啊。”我白了他一眼，对多言者小恼怒，然后逃窜般加入晨练的学生中。这是一个不小的操场，操场的边沿有一片绿幽幽的草地，晨练的学生散落在各个角落，有的对着一棵树倾诉台词；有的用手捂着丹田挺直脊背以求准确发声；有的哼哼着一首曲调怪异的歌，手里还调试着吉他的弦；三三两两的人围绕着操场跑步，晨曦一点点释放着它的

青春魅力，和跑步者的步子恰好押韵。广播里还在回旋着轻快的乐曲，有着清醒头脑的功效。我寻找着熟悉的身影，艾子琼被我首先逮到，她的粉色吊带衫最是惹眼。

“干吗呢？”我拍了下艾子琼的肩。

“嘘，别出声。我正运气呢。”这么说着，盘腿坐在草地上的她还是微微睁眼看我一下。

“耶，呀……”我模仿着别的同学，直视着前方，也准备练练声。跑步的同学在我的视线左右摆动。

一位老师站在操场边沿，手里拿着一个点名本，有几个晚到的学生围了上去。我赶紧过去报上姓名。老师看了我一眼，我回望他好几眼，浓眉长脸髻头发的老师，有一种谨慎且严肃的表情。我想他的卷发和他的神情极不贴合。顾青青在我面前闪了一下，我一把抓住她。她乐呵呵地咧开厚嘴唇，厚嘴唇上的唇色是橙红，“天还是太热，我先上去了。”她说着挺着胸脯就返身上楼。我环顾四周，发现食堂已经开始成为热闹之地了，于是赶忙也回宿舍作整理。回身看到艾子琼还在草地上运气呢，灯笼裤上的皱褶，在阳光的沐浴下像银色波浪。

正式的课程开始了。我班级的八男八女全体到位，坐在一人一位的小书桌前面。班主任霍老师站在前方，他的身旁站着比我们年长没几岁的生活老师。霍老师约莫四十多岁，他对每个学生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因为经过招生期间一轮轮的考试，他已经大概掌握了每个学生的特点，当然这些学生也正是冲着他而来的。霍老师幽默风趣，应急表现尤为生动，还展露些微不易觉察的腼腆。他说着平实的话语，的确良的灰衬衫，在敞开的折叠扇扇动之下，有筋骨地摆动。他的脸色红润润的，看到这些个学生，他禁不住地兴奋起来，而这种兴奋与热忱直接挂钩，以至于无论他前后带过多少班的学生，都依旧脸色

红润润地，表达着他一贯的真诚。比我们年长不了几岁的年轻老师姓扈，刚从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了。扈老师四方脸，质朴憨厚，专注的表情不允许一丝懈怠，有时候却会不自觉地进入自我思考的领域，霍老师转头询问时，他不慌不忙地拉回思绪，表情重新变得专注而严肃，接上的话基本没有偏差。

接下来，学生们自我介绍，我的介绍极简单：

“郁金香，女，高中应届毕业生。19岁。”

同学们对我的名字颇感兴趣。男同学韩非觉得我的形容和名字并不相配，他做了个滑稽的鬼脸。我立即认定他尚有幼稚，但他却有着标准的男中音声线，像海平面上浑厚深沉的浪潮。为了中止男中音韩非不经意的挑衅，我必须描述一下我的外形：

我是瓜子脸，黄皮肤，大眼睛，小且薄的嘴唇。浓厚的头发像春草似的恣意疯长，到了青春期更是不好收拾，它如同爬山虎一般将领域扩展到额头发际线之下，在微隆的额头上蛰伏下来，毫不难为情地呈现毛茸茸的几小圈，我怎么都难以将它们理顺。这当然不是男中音韩非窃笑我的原由，我的五官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的神态在有些人的眼里是古怪的。我总会不自觉地紧锁眉头，以怀疑的神情表述疑问，一旦深入问题的核心，我内心的疑惑会加深眼眸的黑色，那种黑，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是黑得发紫。不仅如此，我的嘴唇也会渐渐失去血色，苍白得犹如蒙上了锡纸。这其实用神经敏感来解释应该比较准确，但男中音韩非的鬼脸触犯了我的自尊。我的眼眸已经黑得发紫，这表示着我的疑问过渡到气愤了。

“你什么意思啊？”我问韩非。

韩非被我眸子的变色吸引住了，他惊异地呼叫声。

“你的眼睛好奇怪，会变颜色呢。”

同学们都看向我，二位老师也看向我，我的眼眸迅即又恢复了棕

黑色。我一时忘记了自己的问题了。

艾子琼的自我介绍，将我们之间的差距拉开了。她竟然已经有了考前拍过二部电视连续剧的经历了。对她羡慕的同时，同学们的内心有点泛酸。郑典不知为何狂放地笑翻了，她的尖锐有时让人吃不消。

“不会是当群众演员吧？这么说，我也拍过好几部戏了。”她的小麦色皮肤像绸缎似的，细胳膊和细脖子美得不可理喻。

“不是。我演的是主角。”艾子琼平淡地说，一丝冷笑擦伤了郑典的丝绸皮肤。

郑典和艾子琼为此打下了死结。青春年岁，连回避都不会，迎面碰上就发生了。

而对于霍老师别出心裁的突然提问，艾子琼的回答更让我感到汗颜，汗颜的原因是她的坚定表示衬托出我的犹豫彷徨是那么的目標不明确。

霍老师问：“为什么来电影学院学表演？你喜欢表演吗？”

艾子琼答：“我喜欢表演，它会是我毕生的追求。如果哪一天不能表演了，我想我会去死。”

真有对自己这么狠的人。可见小小年纪的艾子琼真的不是一般人。我们这些同学一下子被她的话给拿捏住了，看得出连霍老师都吓了一跳，霍老师足足愣了好几秒，才赶紧补了一句：“不要说得那么惨，不至于嘛。”

郑典除了自我介绍的那部分，还有另外的一部分是不能示人的，这在她心底埋下了阴影。根据明朗的介绍，郑典高中毕业之后，在老家的酒吧驻唱了一年，才考上电影学院。因此她的歌喉甚是了得，她的低音部分，会让人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

顾青青是班上年龄最小的，这倒是完全没有想到。她发育良好的高耸乳房和性感红唇，早先就在我的脑海留下成熟印记。在未满十八